



上图：《窗前女人》，潘玉良

东方回响

日本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接纳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初，“印象派”一词以及“印象主义”（印象派运动），都是由日本人翻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富豪横扫全球艺术品市场，一掷千金在拍卖市场上屡屡创下画作价格纪录，其中多青睐印象派作品，莫奈、梵高都是他们的最爱，深藏于日本私人美术馆的印象派作品不计其数。

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才接触到印象派这一艺术流派，而印象派与中国的关系从上海发端。艺术教育大家邵大箴曾经说过：“倘若要问，

对现代中国油画影响最大的欧洲绘画流派是哪个派别？恐怕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印象主义。印象主义对中国人有着非凡的魅力。”

此次展览特别设有“复调回响：西洋绘画在东方”这一主题。艺术史在阐述印象派的风格形成时常谈及浮世绘等东方艺术之功，但艺术间的对话如复调旋律交织追逐，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西方绘画，也反过来塑造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亚洲艺坛。黑田清辉最早于日本开设人体写生课程，堪称西洋绘画在日本发展的奠基人。王悦之、陈抱一等中国艺术家曲径通幽，于日本接触到西画技巧和基于西画训练的美术教学体系，并将其带回中国推广。

刘海粟、佐伯祐三、常玉、潘玉良等亚洲画家均曾远赴巴黎，为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派对增添了来自东方的声部。

在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有很多画家到欧洲留学，他们学会了油画的技法，接受了欧洲文化的熏陶。黑田清辉把法兰西艺术学院的写实技法和印象派在户外创作时的技法与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把人体写生带回了日本。他是日本西方绘画的开拓者，也是一位教育家和行政官员。《野外》一画中，黑田描绘了一位躺在草地上的裸女，展现了他回归科林画风的尝试。画作以微妙色彩细腻刻画出阳光普照的画面，流露出甜美而诗意的魅力。这既是对科林的致敬，也体现了黑田清辉对西洋画技的独特理解与升华。和田英作是较早接触到黑田清辉从法国引进的“外光主义”绘画观念的画家之一。他的《玫瑰》用笔果断，很好地描绘了玫瑰饱满的质感，华丽的色彩赋予了花朵水灵灵的生命力。这是和田运用西方绘画的技法结合他的精湛技艺，追求事物逼真性的代表作品。

《燕子双飞图》是台湾画家王悦之的代表作，创作于其任教国立艺术院期间，描绘了一位青年女性对爱情与自由的渴望。画家以中国画的线描为骨，以明暗光影塑形，无论是比兴的创作思路、立轴式的构图、背景与道